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6）

作者简介

阿嘉莎·克莉丝蒂（1890—1976），英国当代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举世闻名的悬念大师，她以惊险、推理、奇情、探索小说风靡全球，号称“手法灵活的魔术师”；她共出版了长篇侦探小说六十余部，短篇侦探小说集十九部，她的作品全世界畅销中占前三名，与“圣经”齐名。她每部作品都像是一座神奇迷宫，一旦入内就无法抗拒那种神秘力量的吸引，层出不穷的悬念，惊险跌宕的情节，出人意料的结局，以及流溢在曲折推理中的女性柔情、男欢女爱，让读者在紧张之中又有松弛，获得多层次的艺术享受和人生知识。她塑造的比利时大侦探白罗是继福尔摩斯之后最有影响的艺术形象，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英女王伊丽莎白也是克莉丝蒂的忠实读者，三毛说：“我热爱克莉丝蒂所有作品及她个人的传奇性的一生。”

编者简介

三毛，台湾著名女作家。

1943年3月26日生于四川重庆，1949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956年就读于省立台北女子中学。1957年开始写作投稿。1963年入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为选读生。1964年转赴西班牙就读于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后转入西德柏林歌德语文学院，又转赴美国任伊诺大学法学院英美法分类图书馆管理员一年。也曾任西班牙一所小学教授英文。1973年在台北《现代文学》上发表处女作《惑》。1974年与荷西结婚。1975年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畅销台湾的著作《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1977年至1990年，三毛连续创作出版《送你一匹马》《清泉故事》《我的宝贝》《哭泣的骆驼》《稻草人手记》、电影剧本《滚滚红尘》等多部作品，深受大陆港台广大读者欢迎和爱戴。她作词的《橄榄树》至今风靡不衰。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告别了滚滚红尘……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是三毛生前主编出版的唯一一套外国探案小说，她生前极为推崇阿嘉莎·克莉丝蒂。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的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而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无妄之灾

张国祯 译

—

薄暮时分，他来到渡口。

他大可早就来到这里。事实上是，他尽可能拖延。

先是跟他的一些朋友在“红码头”午宴；轻率、散漫的对谈，有关彼此都认识的一些朋友的闲话——这一切只意味着他内心里对他不得不去做的事退缩不前。他的朋友邀他留下来喝午茶，而他接受了。然而最后他知道他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的时刻终于还是来到了。

他雇来的车子在等着。他告别离去，驱车沿着拥挤的海岸公路行驶七英里路，然后转向内陆，沿着一条树木繁茂的小路来到河边的石堤小码头。

他的司机用力扯动一口大钟，召唤远方的渡船。

“你不会要我等你吧，先生？”

“不用，”亚瑟·卡尔格瑞说。“我已经叫了部车子一小时之内在对岸接我——载我到‘乾口’去。”

司机接收车资和小费。他凝视着阴暗的河面说：“渡船就要来了，先生。”

他柔声道句晚安，车子一掉头沿着山坡爬升驶去。亚瑟·卡尔格瑞独自留下来在码头边等着。伴随着他的只有满腹心思以及对于他即将面临一切的挂虑。这里的景色真是荒芜，他想。让人想象有如置身苏格兰湖泊区，远离人烟。然而，只不过几英里路外，就是旅馆、店铺、鸡尾酒吧以及“红码头”的人群。他再一次想到英格兰景色的不寻常对比。

他听到渡船摇近小码头边的浆橹轻柔拨水声。亚瑟·卡尔格瑞走下堤岸的斜坡，在船夫的钩竿稳住船身之时上了船。他是个老人，给卡尔格瑞一个新奇的印象，觉得他跟他的船是相属的，一体而不可分割。

船身撑离岸边时，一小阵冷风从海面飒飒吹了过来。

“今晚凉飕飕的。”船夫说。

卡尔格瑞得体地应答。他进一步同意说是比昨天冷一些。

他觉察到，或是自以为觉察到，船夫眼中遮掩住的好奇神色。来了个陌生人。而且是一个旅游观光季节结束后的陌生人。更进一步说，这位陌生人在不寻常的时刻里渡河——到对岸码头边的餐馆里喝下午茶太晚了时刻。他没带行李因此不可能是要到对岸去过夜——哎，卡尔格瑞心想，他真的来得这么晚吗？真的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他一直在拖延这一时刻吗？尽可能把他不得不做的事往后拖延？渡过卢比孔河（意即“下定重大决心”）——河……河……他的心思回到另一条河上——泰晤士河。

他当时对它视而不见——是昨天才发生的事？然后转回头去再度看着隔着桌面跟他对坐的男人。那对心思重重带着某种他无能了解的眼神的眼睛。一种含蓄的眼神，心里在想着但却没有表达出来的什么……

“我想，”他想着，“他们大概学会了决不把他们心里在想的显露出来。”

整个事情在要着手时变得相当可怕。他必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然后——忘掉！

当他想起昨天的那次谈话时，眉头皱了起来。那个怡人、平静、不置可

否的声音说道：

“你对你的行动方针相当坚决吧，卡尔格瑞博士？”

他激烈地回答：

“我还能怎么办？这你当然明白吧？你一定同意吧？这是我不可能退缩的事。”

然而他不明白那对灰色眼睛中缩回的神色。

“得兼顾到相关的一切——从所有的角度来考虑。”

“当然从正义的观点来看只有一个角度吧？”

他激烈地说，一时想到这根本就是要他把事情遮盖过去的卑鄙暗示。

“就一方面来说，是的。但是不只是那样，你知道。不只是——我们姑且说——正义？”

“我不同意。要考虑到家人。”

对方迅速说道：“的确——噢，是的——的确是。我是想到他们。”

这在卡尔格瑞听来似乎是废话！因为如果想到他们——

然而对方立即说话，怡人的话声毫无改变：

“这完全要看你自己，卡尔格瑞博士。当然，你必须完全依照你自己感到不得不做的方式去做。”

渡船在沙滩上登陆。他已经渡过卢比孔河了。

船夫柔和的西部口音说道：

“四便士，先生，或是你要回程？”

“不，”卡尔格瑞说。“不会有回程。”（听起来多么不吉利的一句话！）

他付了钱。然后问道：

“你知不知道一幢叫做‘阳岬’的屋子？”

好奇的神色立即不再遮掩住。老人眼中的兴味热切地跃现出来。

“哎，当然。在那边，沿着你的右手边上去——你透过那些树就看得见它。你上山坡去，沿着右手边的路过去，然后走那条建筑区的新路。最后的那幢房屋——最尽头的那幢。”

“谢谢。”

“你说的是‘阳岬’没错，先生？阿吉尔太太——”

“是的，是的——”卡尔格瑞打断他的话。他不想谈这件事。“‘阳岬’。”

船夫的双唇缓缓扭曲出相当怪异的微笑。他突然看起来像是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狡猾的农牧之神。

“是她把那幢房子称做那个名字的——在大战时。当时是一幢新房子，当然，才刚刚盖好——还没有名字。但是盖房子的那块地——树木很多的地点——‘毒蛇岬’，没错！但是‘毒蛇岬’对她来说行不通——不能作她房子的名称。把它叫做‘阳岬’，她。但是我们大家都叫它‘毒蛇岬’。”

卡尔格瑞唐突地向他道谢，说声晚安，便开始上山坡。每个人似乎都在自己家里，但是他有个幻觉，觉得一些看不见的眼睛正在一些屋子里透过窗户凝视出来；那些眼睛都在监视着他，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彼此说道：“他要去‘毒蛇岬’……”

“毒蛇岬”。多么令人心里发毛的名字……

比毒蛇毒牙更尖锐……

他猛然止住他的思绪。他必须集中精神下定决心他要说些什么……

卡尔格瑞走到两旁都是很好的新房子的很好的新路尽头，每一幢房子都

有一座八分之一英亩的花园；岩壁植物、各色菊花、玫瑰、琴柱草、天竺葵，每一幢房屋的主人都展示出他或她的独特园艺品味。

路的尽头是一道大铁门，上面有着哥德体的‘阳岬’字样。他打开铁门进去，沿着短短的车道走过去。房屋就在他的前头，一幢建筑良好，没有特色的现代房屋，有着山形墙和玄关。它可能矗立在任何上流阶级的市郊地区，或是任何新开发的地区。在卡尔格瑞看来，它配不上它四周的景色。因为四周的景色很壮丽。河流至此岬角猛然大转弯，几乎转回原来的流处。对面树木繁茂的山丘突起；向左溯流而上又是一处河曲，远远一片牧草地和果园。

卡尔格瑞上下眺望一阵河流。应该在这里建一座城堡，他想，一个不可能、可笑的童话故事，城堡！那种用姜饼面包和冰糖造成的城堡。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好品味、抑制、中庸、多的是钱但却全无想象力的房子。

这，当然，不能怪罪阿吉尔一家人。他们只是买下这幢房子，不是建造它。然而，他们，或是他们之一（阿吉尔太太？）选中了它……

他对自己说：“你不能再拖延了……”然后按下门边的电铃。

他站在那里，等着。过了适当的一阵子，他再度按下电铃。

他没听见里头有任何脚步声，然而，猛不及防之下，门突然大开。

他吓了一跳，退后一步。对想象力已经过度活跃的他来说，好像“悲剧女神”本人正站在那里挡住他的去路。一张年轻的脸；确实就在它年轻的深刻中存在着悲剧的本质。悲剧的假面永远该是年轻的假面……无助、宿命、劫数逐渐趋近……来自未来……

他恢复精神，理性地想：“爱尔兰类型。”深蓝的眼睛，四周的阴影，上翘的黑发，头骨和颧骨给人悲凄的美感——

女孩站在那里，年轻、警觉而怀着敌意。

她说：

“什么事？你想干什么？”

他俗套地回答。

“阿吉尔先生在吗？”

“在。不过他不见人。我的意思是，他不认识的人。他不认识你，认识吗？”

“不。他不认识我，不过——”

她开始关门。

“那么你最好写信……”

“对不起，可是我特别想要见他。你是——阿吉尔小姐？”

她不情愿地承认。

“我是海斯特·阿吉尔，是的。不过我父亲不见人——没有事先约好不见。你最好写信。”

“我老远跑来……”她不为所动。

“他们全都这样说。不过我想这种事终于停止了。”她继续责怪地说，“你大概是记者吧，我想？”

“不，不，绝对不是。”

她怀疑地看着他，仿佛她并不相信。

“呃，那么你要干什么？”

在她背后，有段距离的大厅里，他看见另外一张脸。一张平板庸碌的脸。加以描述，他会把它称为像平锅烤饼的一张脸，一张中年妇女的脸，灰黄色

的卷发像团胶泥一般地贴在她的头上。她像一条警觉的恶龙一般，在那里盘旋、等待。

“事关你哥哥，阿吉尔小姐。”

海斯特·阿吉尔猛然吸一口气。她不相信地说，“麦可？”

“不，你哥哥杰克。”

她猛然爆出：“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是为杰克的事来的！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让我们平平静静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了结了。为什么还要继续？”

“你永远无法真正说任何事情是了结了。”

“但是这件事是了结了 杰克死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让他过去就算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是记者，那么我想你大概是个医生，或是心理学家，或是什么的。请走吧。我父亲不能被打扰。他在忙。”

她开始关门。匆匆之间，卡尔格瑞采取了他早该采取的行动，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急急递给她。

“我这里有封信——马歇尔先生的信。”

她吃了一惊。她的手指迟疑地抓住信封。她不安地说：

“马歇尔先生——伦敦？”

这时原先一直潜伏在大厅的中年妇女突然过来加入她的阵营。她怀疑地凝视着卡尔格瑞，而他想起了外国的女修道院。当然，这应该是张修女的脸！它需要一条绉纱白头巾或是随便你称它作什么的，紧紧地包在脸孔的周围，还有黑色修女袍服和面纱。这是一张脸，不是专注于宗教思想型的，而是一个透过厚重的门打开的小小缝隙，疑心重重地凝视着你，然后才勉勉强强地让你进门，带你到会客室去，或是去见女修道院长的俗门修女的脸。

她说：“马歇尔先生叫你来的？”

她一句话说得像是在指责他一般。

海斯特正低头凝视着手上的信封。然后，她一言不发，转身跑上楼梯去。

卡尔格瑞留在门口，忍受恶龙一般俗门修女的指责、怀疑的眼光。

他想找话说，可是一句都想不出来。因此，他谨慎地保持沉默。

随即海斯特冷静、淡漠的声音，从楼上朝他们飘浮过来。

“父亲说要他上来。”

看住他的人有点不情愿地移到一边去。她怀疑的表情并没有改变。他从她身旁过去，把帽子搁在一张椅子上，登上楼梯，来到海斯特站着等他的地方。

屋子内部令他隐隐约约注意到有种卫生保健的味道。他想，这几乎可能是家昂贵的疗养院。

海斯特领他沿着走道过去，下了三级台阶。然后她推开一扇门，作势要他进去。她随他身后进去，随手把门关上。

这是间书房，卡尔格瑞感到愉快地抬起头。这个房间的气氛跟屋子的其他地方全然不同。这是个男人生活的房间，他在这里工作同时休息。四壁都是一列列的书籍，椅子都大，有点破旧，但却舒适。书桌上堆着一些零乱却叫人感到愉快的文件，几张桌子上也都零散地躺着一些书本。他短暂地瞥见一个正从对面另一道门出去的年轻女人，相当吸引人的一个年轻女人。然后他的注意力被起身过来招呼他的男人占去，手上拿着摊开的信。

卡尔格瑞对里奥·阿吉尔的第一印象是，他是那么的薄弱，那么的透明，几乎根本不存在一般。一具男人的幽灵！当他开口时，他的声音怡人，尽管

缺乏磁性。

“卡尔格瑞博士？”他说。“坐，坐。”

卡尔格瑞坐下来。他接受一根香烟。他的主人在他对面落坐。一切过程毫不匆忙，仿佛置身时间意义非常少的世界中。里奥·阿吉尔说话时，脸上挂着温和的淡笑，用毫无血色的指尖轻敲着那封信。

“马歇尔先生信上说你有重要的话要跟我们说，虽然他并没指明是什么性质的话。”他的笑容加深接着又说：“律师向来都非常谨慎不作任何承诺，不是吗？”

卡尔格瑞有点惊讶地发现，面对他的这个男人是个快乐的男人。不是一般正常的快活、热烈的快乐——而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种有点幽灵般但却心满意足的退隐性快乐。这是一个外头世界侵犯不到他而他为此感到心满意足的男。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该为此感到惊讶——但是他是感到惊讶。

卡尔格瑞说：

“你愿意接见我真好。”这只是句机械式的开场白。“我认为亲自来一趟比写信好。”他停顿下来——然后突然焦躁地说，“难——很难……”

“慢慢来。”

里奥·阿吉尔仍然礼貌而遥不可及。

他倾身向前；他显然以他温和的方式想帮忙。

“既然你带马歇尔这封信来，我料想你的来访一定跟我不幸的孩子杰克有关。”

卡尔格瑞细心准备的一切话语都弃他而去。他坐在这里，面对着他不得不说出的惊人事实。他再度结巴起来。

“难得要命……”

一阵沉默，然后里奥谨慎地说：

“如果这帮得上你——我们都十分清楚杰克——几乎不是个正常的人。你要说的没有什么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那么可怕的悲剧，我已经完全深信杰克其实并不该为他的行为负责。”

“当然他不该负责。”是海斯特，卡尔格瑞被她的话声吓了一跳。他一时已经忘了她在场。她坐在他左肩后一张椅子的扶手上。当他转过头时，她急切地倾身靠近他。

“杰克向来就可怕，”她坦白说。“他就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我是说，当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抓起他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就——攻击你……”

“海斯特——海斯特——我亲爱的。”阿吉尔的声音显得苦恼。

女孩吃惊地一手飞向双唇。她脸红起来，说起话来突然带着年轻人的别扭。

“对不起，”她说。“我并无意——我忘了——我不应该说那种话——现在他已经——我的意思是说，如今一切已经过去了，而且……而且……”

“过去而且了断了，”阿吉尔说。“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试着——我们全都试着——认为那孩子应该以病人看待。自然女神不适应环境的孩子之一。我想，这是最佳的说明。”他看着卡尔格瑞。“你同意吧？”

“不！”卡尔格瑞说。

一阵沉默。尖刻的一声否定令他的两位听众都吃了一惊。那声“不”字几乎带着爆炸性的力量冲出来。他试图减缓它的效力，尴尬地说：

“我——对不起。你知道，你还不明白。”

“噢！”阿吉尔好像在思考。然后他转向他女儿。“海斯特，我想也许你最好离开——”

“我不离开！我不得不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让人感到不愉快——”

海斯特不耐烦地叫道：

“杰克又干出其他什么可怕的事来又有什么关系？一切都过去了。”

卡尔格瑞迅速开口。

“请相信我——不是你哥哥做出什么事情的问题——完全相反。”

“我不明白——”

房间另一头的那扇门打开，卡尔格瑞原先惊鸿一瞥的那个年轻女人回到房里来。现在她穿着一件外出外套，提着一只小手提箱。

她跟阿吉尔说话。

“我要走了。还有没有其他任何事？”

阿吉尔犹豫一下（他一向都会犹豫，卡尔格瑞心想），然后他一手搁在她手臂上把她拉向前来。

“坐下来，关姐，”他说。“这位是——呃——卡尔格瑞博士。这是弗恩小姐，她是——她是——”他再度有如迟疑一般地停顿下来。“她几年来一直是我的秘书。”他接着又说：“卡尔格瑞博士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或是——问我们——有关杰克——”

“是告诉你们一些事，”卡尔格瑞插嘴说。“而尽管你们不了解，你们每一刻都在让我感到更加困难。”

他们全都有点惊讶地看着他，然而在关姐·弗恩的眼中。他看到了一样好像是了解的光芒。仿佛一时他和她结盟起来，仿佛她说：“是的——我知道阿吉尔家人能叫人多么为难。”

她是个吸引人的年轻女人，他想，尽管不太年轻——或许三十七、八岁了。丰腴美好的身材，黑头发黑眼睛，精力充沛、身心健康的气息。她给人能干又聪慧的印象。

阿吉尔态度有点冷淡地说：“我一点都不知道让你感到为难，卡尔格瑞博士。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意。如果你直说——”

“是的，我知道。原谅我刚刚说过的话。可是你——还有女儿——一直在坚持强调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了断了——结束了。事情并没有过去。是谁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是解决了直到——’”

“‘直到正确地解决了，’”弗恩小姐替他说完。“吉普林（英国作家，曾获得一九〇七年诺贝尔文学奖）。”

她鼓励性地朝他点点头。他对她心怀感激。

“不过我会说到要点。”卡尔格瑞继续。“你们听过我得说的话后，就会明白我的——我的为难。或者更贴切一点说，是我的苦恼。首先，我必须提一些有关我自己的事。我是个地球物理学家，最近南极探险队的一员。我几个星期前才刚回到英格兰来。”

“海伊斯·班特利探险队？”关姐问道。

他感激地转向她。

“是的，是海伊斯·班特利探险队。我告诉你们这个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同时说明我大约有两年的时间跟——跟时事脱了节。”

她继续帮助他：

“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谋杀案审判这类的事？”

“是的，弗恩小姐，这正是我的意思。”

他转向阿吉尔。

“请原谅我如果这令人感到痛苦的话，不过我必须跟你核对一下一些时间和日期。在十一月九日那天，前年，大约傍晚六点钟，你儿子，杰克·阿吉尔，来这里，跟他母亲，阿吉尔太太，面谈。”

“我太太，是的。”

“他告诉她说他有了麻烦需要钱。这种事以前发生过——”

“许多次。”里奥叹口气说。

“阿吉尔太太拒绝。他变得粗暴、辱骂、威胁。最后他冲出门离去，叫着说他会回来，而她不得不‘乖乖掏出钱来’的话。他说‘你不想让我进监牢吧？’而她回答说，‘我开始相信那可能对你最好。’”

里奥·阿吉尔不安地挪动身子。

“我太太和我一起商谈过。我们——对那孩子感到非常不高兴。我们一再的挽救他，想让他东山再起。在我们看来，也许是刑期的震撼——监牢里的训练——”他的话声消失。“不过请继续。”

卡尔格瑞继续：

“那天傍晚稍晚的时候，你太太被杀。被人用火钳击倒。你儿子的指纹留在火钳上，你太太稍早时放在大桌子抽屉里的一大笔钱不见了。警方在‘乾口’抓到你儿子。发现那笔钱在他身上，大部分是五英镑的钞票，其中有一张上面写有一个人名和住址，使得银行认出是那天早上付给阿吉尔太太的钱。他被起诉接受审判，”卡尔格瑞停顿一下。“判决是蓄意谋杀。”

说出来了——这要命的字眼。谋杀……不是余音回荡的字眼，窒闷的字眼，被窗帘、书本、地毯吸进去的字眼……字眼本身可能被抑制住——但却不是字眼所代表的行动……

“我从辩护律师马歇尔先生那里了解到，你儿子在被捕时抗议说他是无辜的，态度明朗，更不用说是十足自信了。他坚持说他在警方推定的谋杀时间七点到七点三十分之间有十足的不在场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杰克·阿吉尔说，他正搭人家便车到‘乾口’去，他就在快要七点时在离这里大约一英里路外从‘红明’通往‘乾口’的干道上搭上便车。他不知道那部车子的厂牌型式（当时天色暗）但是他知道是一部黑色，或是深蓝色的大轿车，由一个中年人驾驶。一切追踪这部车和驾驶人的功夫都用尽了，但是得不到他的供词的证实，律师本身都十分深信是那男孩急就章编造出来的故事，而且编得不十分高明……

“审判时主要的辩护路线是试图证明杰克·阿吉尔一向精神不稳定的心理医生的证词。法官对这项证词的批评有点苛刻，总结起来对被告完全不利。杰克·阿吉尔被判无期徒刑。他开始服刑后六个月因肺炎死于监狱。”

卡尔格瑞停下来。三对眼睛都盯牢在他身上。兴趣以及密切的注意在关坦的眼中，怀疑依旧在海斯特眼中。里奥·阿吉尔的眼神则显得空白。

卡尔格瑞说，“你会确认我陈述的事实正确吧？”

“你完全正确，”里奥说，“尽管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有必要重述这些我们全都试图忘掉的痛苦事实。”

“原谅我。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想，你对判决没有异议吧？”

“我承认事实如同你所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去追究事实背景的

话，这是谋杀，露骨地说。但是如果你去探究事实的背景，那么就有很多可斟酌的话可说。这孩子精神不稳定，尽管不幸就法律上来说并非如此。马克诺顿法规偏狭而不令人满意。我向你保证，卡尔格瑞博士，瑞琪儿——我是指，我去世的妻子会是另一个原谅那不幸的孩子鲁莽行为的人。她是个非常开通而且人道的女人，对于心理因素有很深的认识。她不会怪罪。”

“她不清楚杰克会有多可怕，”海斯特说。“他一向都是——他好像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这么说你们全都，”卡尔格瑞缓缓说道，“毫无疑问？我是说，对他的有罪毫无疑问。”

海斯特同意。

“我们怎么可能有疑问？当然他有罪。”

并不真的有罪，”里奥提出异议。“我不喜欢这个字眼。”

“而且是个不对的字眼，”卡尔格瑞深吸一口气。“杰克·阿吉尔是——无辜的！”

这应该是项耸人听闻的宣告。然而却平庸无奇。卡尔格瑞原本期待着慌张的反应、难以置信的喜悦纠缠着不解、急切地问话……一样都没有。看来似乎只有醒觉与怀疑。关姐·弗恩皱着眉头。海斯特睁大眼睛瞪着他。哦，或许这是自然的——这样的宣告是难以立即理解的。

里奥·阿吉尔迟疑地说：

“你的意思是，卡尔格瑞博士，你同意我的看法？你不觉得他该为他的行为负责？”

“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他干的！难道你不了解吗，老兄？不是他干的。不可能是他干的。要不是最最不寻常、不幸的情况结合在一起，他可能已经证实他是无辜的了。我就可能已经证明他是无辜的了。”

“你？”

“我就是在那部车子里的那个男人。”

他说得这么简单，一时他们并没理解过来。在他们能恢复过来之前，有人闯了进来。门被打开，那个有着一张平庸的脸的女人昂首阔步进来。她单刀直入，切入正题。

“我从外面门口经过时听到。这个人在说杰克并没有杀害阿吉尔太太。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怎么知道？”

她一张好斗凶猛的脸，突然显得缩皱起来。

“我必须也听听，”她悲凄地说。“我不能待在外头不知道。”

“当然，克斯蒂。你是自家人。”里奥·阿吉尔介绍她。“林斯楚小姐，卡尔格瑞博士。卡尔格瑞博士正在说些非常叫人难以置信的话。”

卡尔格瑞被克斯蒂的苏格兰名字困惑住。她的英语好极了，但是微微带点外国腔调。

她责怪地对他开口。

“你不该来这里说这种话——扰乱人家的心情。他们已经受过了苦难。现在你又用你说的那些话来扰乱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是上帝的旨意。”

他对他一番话说来洋洋自得、能言善道感到厌恶。他想，可能她是那些对灾难求之不得的恐怖分子之一。看着好了，由不得她撒野。

他迅速、冷淡地开口。

“那天傍晚差五分钟七点，我在从‘红明’通往‘乾口’的干道上让一个年轻人搭便车。我载他到乾口去。我们交谈。他是一个讨人喜欢、可爱动人的年轻人，我想。”

“杰克很有魅力，”关姐说。“每个人都发现他迷人。是他的脾气害了他。而且他为人不正，当然，”她若有所思地接着又说。“不过这要一段时间才发现得到。”

林斯楚小姐转向她。

“他人已经死了，你不应该这样说。”

里奥·阿吉尔以微微刻薄的语气说：

“请继续，卡尔格瑞博士。为什么你当时不出面？”

“对。”海斯特显得喘不过气。“为什么你躲得远远的避不出面？报纸上有请求启事——广告。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那么坏——”

“海斯特——海斯特——”她父亲止住她。“卡尔格瑞博士还没把话说

完。”

卡尔格瑞直接向海斯特发言。

“我对你的感受太清楚了。我知道我自己的感受——会一直有什么样的感受……”他集中精神继续说：

“继续我的故事：那天傍晚路上车子很多。直到七点半过后，我才把那我不知道名姓的年轻人送到乾口让他下车。这一点，据我了解，完全洗清了他的罪嫌，因为警方十分肯定罪案是发生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

“是的，”海斯特说。“可是你——”

“请耐心一点。为了让你了解。我必须再提一点往事。我在乾口一位朋友的公寓里住了一两天。这位朋友是个航海员，当时出海去了。他把他停放在私人车库里的车子也借给了我。在十一月九日那天，我得回伦敦去。我决定搭晚班火车回去，利用当天下午的时间去见一位我家非常喜爱的老奶妈，她住在乾口西方约四十英里路波加瑟的一幢小屋里。尽管非常老了而且心思不集中，她还是认出我来了，非常高兴见到我，而且十分兴奋因为她看到报纸上报导我将到南极去。我只在她那里待了一阵子，以免累到她，离开时决定不直接循原路由沿海公路回乾口，而是北上到红明去见老坎农·皮斯马许，他的书房里有一些非常稀有的书籍，包括一本早年有关航海的论著，其中有一章我急于复印一份。这位老先生拒绝装设电话，他认为那是魔鬼的装置，对收音机、电视、电影器材和喷射机的看法也一样，所以我得碰碰运气到他家去找他。我运气不佳。他家大门深锁显然他出外不在。我在大教堂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由干道回乾口，如此完成了三角形行程路线的最后一边。我保留了宽裕的时间好回公寓去拿行李，把车子锁回车库里，然后搭上火车。

“途中，如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的，我让一个不知名的人搭便车，在城里让他下车之后，我继续我的计划。到达火车站之后，我还有空余的时间，走出车站到大街上去买些香烟。当我过马路时，一部货车从转角处快速驶过来把我撞倒。

“根据路人的说法，我站了起来，显然毫发无损而且表现得完全正常。我说我完全没事，我得赶火车，就匆匆忙忙的回车站去。火车抵达派丁顿时我不醒人事被一部救护车送进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脑震荡——显然事后才发生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

“当我清醒过来时，那是几天以后的事，那件意外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怎么到伦敦的。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动身到波加瑟去拜访我的老奶妈。然后，就完全一片空白。医生一再要我放心，说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事。看来好像没理由相信我记忆中丧失的那几个钟头生命有任何重要性。我自己或是任何其他人都完全不知道，我那天傍晚开车经过红明通往乾口的干道上的事。

“当时距离我得动身离开英格兰的时间已经少之又少。我被留在医院里，保持完全平静，不能看报纸。出院时，我直接开车到机场飞到澳大利亚加入探险队。曾经有过怀疑究竟我适不适合去，但是我把这个怀疑驳斥掉。我当时心情太焦急了而且又太忙于准备工作，根本没心思去注意谋杀案的报导，而且不管怎么说，在人犯逮捕之后，热潮已经消退，而案子上了法庭审理，案情全盘报导时，我已经出发前往南极了。”

他停顿下来。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大约一个月前，就在我回英格兰后，我才发现。我要一些旧报纸来包

标本。我的女房东从她的锅炉室里抱出一大堆旧报纸给我。我把一张旧报纸摊开在桌上，看到上面有张年轻人的照片，脸孔让我觉得非常熟悉。我尽力回想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还有他是谁。我想不起来，但是，非常奇怪，我记得跟他谈过话——话题跟鳗鱼有关。他听我谈及鳗鱼一生的冒险故事听得入迷。然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看着那篇报导，看到这位年轻人是叫做杰克·阿吉尔，被控谋杀，看到他告诉警方他搭过开着一部黑色大轿车的男人便车。

“当时，突然之间，我失去的那一小段生命记忆恢复了。我让这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年轻人搭过便车，载他到乾口，让他下车，回到公寓去——步行过马路去买香烟。我对那部货车的记忆只是当它撞上我时的惊鸿一瞥——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医院。我仍然对到火车站去搭车到伦敦的事毫无记忆。我一再看着那段报导。审判是一年多前的事，这个案子几乎已经被人淡忘了。‘一个年轻人干掉了他母亲，’我的女房东模模糊糊记得。‘不知道后来怎么啦——想是他们把他吊死了。’我看过了那段时期的报纸档案，然后到马歇尔法律事务公司去，他们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知道我太迟了，来不及挽救这不幸的孩子。他因肺炎死于监狱。虽然他生前公理不得伸张，至少能在对他的记忆中还他公道。我跟马歇尔先生去找警方。这个案子正由检察官承办中。马歇尔很有把握他会向内政部长报告。

“当然，你们会收到他一份完整的报告。他的拖延只是因为我急于成为第一个让你们知道事情真相的人。我觉得我在道义上有义务通过这次痛苦的考验。我相信，你们知道我会永远深深感到愧疚。如果我当时过马路时多加小心——”他中断下来。“我知道你们对我的感受绝不可能好——虽然，就法律上来说，我是无可怪罪的——你们，你们所有的人，一定都怪我。”

关妲·弗恩迅速开口，声音温情仁慈：

“当然我们不怪你。这只是——那种事情之一。悲剧——难以置信——却发生了。”

海斯特说：

“他们相信你吗？”

他惊讶地看着她。

“警方——他们相信你吗？为什么这一切不会是你编造出来的？”

他禁不住兀自微笑起来。

“我是个非常有声望的证人，”他温和地说。“我没有任何私心，而且他们已经仔细调查过我所说的话；来自乾口的各种细节资料，医学上的证明。噢对了。马歇尔小心谨慎，当然，就像所有的律师一样。他在相当有把握成功之前是不想挑起你们的希望的。”

里奥·阿吉尔在椅子上骚动一下，首度开口。

“你说‘成功’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道歉，”卡尔格瑞迅速说。“那不是能正确使用的字眼。你儿子被控以他并没有犯的罪名，被审判，定刑——而死在监狱。对他来说公理来得太迟了。然而这项公理得以伸张，几乎可以确信必将伸张，世人将看到它伸张。内政部长或许会建议女王宣布特赦。”

海斯特笑出声来。

“特赦——为了他并没做的事？”

“我知道。这些术语一向显得不切实际。不过我知道惯例上是在议会上

提出问题，问题的回答会明白表示杰克·阿吉尔并没有犯下因而被判刑的罪行，而报社会自由报导事实。”

他停止下来。没有人开口。这大概对他们来说是一大震惊。然而。毕竟是一项快乐的震惊。

他站了起来。

“我恐怕，”他不确定地说，“没什么话好再说的了……重复说我有多么的抱歉、多么的难过、请求你们的原谅——这一切你们一定都太了解了。结束了他的生命的悲剧已经使我自己的生命蒙上阴影。但是，至少”——他申诉说——“当然这具有意义——知道他并没有做这件可怕的事——他的名誉——你们的名誉——将在世人的眼中洗清……”

如果他希望得到回答的话，他并没有得到。

里奥·阿吉尔沉落在椅子上。关姐的眼光落在里奥脸上。海斯特坐在那里盯着前方，眼睛大睁，神色悲惨。林斯楚小姐低声咕囔着什么，同时摇摇头。

卡尔格瑞无助地站在门边，回头看着他们。

掌握局面的人是关姐·弗恩。她走向他，一手搁在他的臂上，低声说：

“你现在最好走吧，卡尔格瑞博士。这个震惊太大了。他们需要时间去理解。”

他点点头走出去。到了楼梯口，林斯楚小姐加入他。

“我送你出去。”她说。

在房门关上之前，他察觉到关姐·弗恩蹲跪在里奥·阿吉尔的椅子旁。这令他有点感到惊讶。

在楼梯口，面对着他，林斯楚小姐站在那里像个警卫一般凶巴巴地对他说话。

“你无法让他起死回生。那么为什么把那一切带回他们的脑海里？直到现在，他们都认命不去想它了。现在他们又将受苦受难了。不去理会总是比较好。”

她不满地说。

“他的罪名必须在人们对他的记忆中获得洗清。”亚瑟·卡尔格瑞说。

“好情操！是没什么不好。不过你没真正去思考这一切代表什么。男人，他们从来就不思考。”她跺起脚来。“我爱他们。我来这里帮阿吉尔太太，一九四〇年——当她把这里当做战时育幼院时——收容一些家被炸毁的儿童。为了他们一切都做到了。那是将近十八年前。可是，甚至在，她死后我还留下来——照顾他们——保持房子清洁舒适，注意让他们吃到好食物。我爱他们所有的人——是的，我爱他们……而杰克——他不好！噢不错，我也爱他。但是——他不好！”

她猛然转身离去。看来她似乎忘了她主动说要送他出门的事。卡尔格瑞缓缓下楼。当他正在笨拙地掰弄前门上一道他不了解的安全锁时，他听见，楼梯上轻快的脚步声。海斯特飞奔下来。

她把门上的插梢取开，打开门。他们站在那里彼此对视。他比先前更不明白为什么她以那种悲剧性、谴责的眼光面对着他。

她有如只是在吹气般地说：

“你为什么来？噢，为什么你要来？”

他无助地看着她。

“我不懂你的意思。难道你不想要你哥哥的名誉洗清吗？难道你不想要他获得公道吗？”

“噢，公道！”她冲着他大声说。

他重复说：“我不懂……”

“还在说什么公道！如今这对杰克有什么重要？他死了。重要的不是杰克。是我们！”

“你是什么意思？”

“重要的不是有罪的人。是无辜的人。”

她抓住他的手臂，手指用力深入。

“重要的是我们。难道你不明白你对我们大家做出什么事来了？”

他睁大眼睛看着她。

在门外一片黑暗中，一个男人的身影逐渐显现。

“卡尔格瑞博士？”他说。“你的计程车来了，先生。要送你去乾口。”

“噢——呃——谢谢你。”

卡尔格瑞再次转向海斯特，但是她已经退回屋子里去了。

前门砰的一声关上。